

# 现在的历史：校园欺凌的个人生活史研究

陈鹏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校园欺凌作为国内外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对受害者的身心造成较大伤害，进而引起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本研究基于福柯的“现在的历史”研究法，以小凯为个案，将其成人时期的三种行为特质与儿童时期发生的三个典型欺凌事件建立起某种联系，结果显示，力量的弱势是伴随受欺者的关键要素，成人的生活状态与儿童时期的受欺历史存在关联，受欺后的影响难以在成人后消除。建议加强校园欺凌与成人生活状态的相关性研究，同时应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加强对校园隐蔽时空的监管力度，关照成人后的行为干预。

**关键词：**校园欺凌；儿童；成人；现在的历史；福柯

## 一、引言

作为一种攻击行为，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具有施行的蓄意性、典型的重复性和发生情境的力量不对等等特点，其中力量不对等（power asymmetry）是欺凌不同于其他攻击行为的一个主要特点。<sup>[1][2]</sup>校园欺凌有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和网络欺凌等不同表现形式。<sup>[3]</sup>近年，在我国关于校园欺凌的报道有上升趋势，如 2006-2016 年间新闻报道的 82 个校园欺凌事件中，仅在 2014-2016 年间发生的就占 59.7%。<sup>[4]</sup>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小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 2017 年《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受欺凌的发生率为 25.8%。<sup>[5]</sup>为此，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和《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等文件，旨在治理校园欺凌现象。

校园欺凌的伤害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受害，总是受害”（Once avictim, always avictim）。<sup>[6]</sup>有研究发现，在 10-13 岁遭受欺凌的孩子中，有 43% 的人在 3 年后仍被同伴认为是欺凌的受害者。<sup>[7]</sup>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遭受欺凌将会导致一系列身心、社会、学习、自我认知等方面的负面问题，<sup>[8][9][10]</sup>严重者可导致生物神经紊乱、自残或自杀。<sup>[11][12][13]</sup>除了对青少年造成直接影响外，一些长线的跟踪研究还表明，校园欺凌与成人时期的不良状态也有一定联系，如焦虑、躯体化甚至精神疾病，<sup>[14][15][16]</sup>以及社会交往问题和不佳的教育和经济状况。<sup>[17]</sup>但这些研究更多限于欺凌对成年早期的影响，对于后期的影响则不确定，且这些研究多是规模性样本的调查研究，<sup>[18]</sup>对个体生活的深度关照不够。

曾经遭受欺凌的儿童，如今的“成人生活状态”如何？是什么样的欺凌事件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还有他们“现在的自己”烙印着怎样曾经的历史经历？本文将从历史视角解读成人现在的生活样态，试图在历史欺凌与现实状态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 二、“现在的历史”研究法

本研究采用福柯“现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研究法，<sup>[19][20][21]</sup>从现实的行为状态中考察“重要历史事件”，进而深入地理解“现在”，即追踪现实问题的谱系（geneology）在福柯看来，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或者说“至少已经部分地决定了今天的我们是什么、想什么和做什么”。<sup>[22]</sup>因此，福柯坚持在历史中思考一切存在，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自己。对于“现在的历史”的调查，就是考察那些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现在的“过去的视野”，了解那些在过去某些时候所形成的有关历史，即今天事件发生的“地平线”。

对受过欺凌的人来讲，校园欺凌乃是影响他后来生活的一种重要历史事件，尤其是关系到部分成人生活质量的高低。对于有些成人而言，其目前工作、生活状态的诸多不顺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在某种程度上则可能源于其儿童时期所遭受的欺凌事件。美国学者 Pellegrini 研究表明，相较于教师、父母、同伴，受害者的自我报告是识别校园欺凌的主要方法。<sup>[23]</sup>因此，本研究选取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小凯作为个案，通过访谈的方式挖掘其个人生活史中的一些典型欺凌事件，分析事件发生的行为机理，并进而与他今天的“成人生活”状态建立某些联系。

如果说福柯的“现在的历史”是从政治权力的视角研究现代监狱如何产生的话，那么本研究中的“现在的历史”则更多是从个人生活的视角来探究历史欺凌与现在生活的关系，当然也会涉及欺凌事件中强势与弱势之间的斗争关系。

## 三、校园欺凌的“成人现在”与“历史事件”的耦合

小凯，男，40岁左右，中小学期间所遭受的几次重大校园欺凌事件至今仍让他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今天的生活状态。本研究从小凯目前的三种行为特质说起，并进而引导其回忆历史上影响这些行为的重要欺凌事件（涉及社交欺凌、身体欺凌和语言欺凌等），通过深描校园欺凌发生的整个过程以及当时对小凯造成的身心感受，追溯“现在”的“历史”逻辑。

### （一）“社交”的障碍——“击碎”的诽谤

社交障碍，即交往障碍，是在与他人交往中，个体不能对别人的情绪作出反应或不能根据社交场合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为对社会的、情绪的、语言交流的行为整合能力弱，语言表达

的灵活性差。严重者表现为极端孤独，不愿与他人接触，不能扮演社会角色和进行社会性模仿。<sup>[24]</sup>小凯目前的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碍，如不愿与人接触，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不知如何进行语言或情绪表达；在面对熟悉的人的时候也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语言交流能力较弱。根据回忆，这种行为在其成年早期较为严重，经常以“孤家寡人”自居。有研究表明，造成社交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如儿童时期家长不良的教养方式。<sup>[25]</sup>但也有研究认为，校园期间的同伴关系是造成交往障碍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校园欺凌。如英国学者 Wolke 等通过跟踪调查发现，儿童时期的校园欺凌影响到其成人后一系列的社会交往问题。<sup>[26]</sup>小凯的社交障碍并不排除家庭因素的影响，但与其儿童时期遭受的校园欺凌也有一定关联。用小凯的话说，小时候遭受的一些欺凌事件至今仍然留有心理阴影，如“二年级的时候被同学拿着蛇在后面追赶”、“四年级的时候被同学硬生生地从手里抢走金鱼”、“五年级的时候被击碎玻璃的同学诽谤”等，这些事件都成为影响他后期成长的负面经历。在此，以“击碎玻璃的诽谤”为例加以分析。

事件发生在小学三年级：一个秋天的午后，小凯早早吃完午饭后来到学校教室自习，当时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校园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小凯只能用眼睛的余光看到窗外有人在玩弹弓。正在小凯专心写作业的过程中，猛然听到一声“砰”的巨响，接下来，小凯便看到教室右边窗户上的玻璃被击碎了，地上一片狼藉。此时，窗外的小吴正在那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显然就是他打碎的玻璃。而正当小凯疑惑地看着小吴时，小吴竟然“主动”过来大声地嚷到，“干什么呢，你怎么把玻璃打碎了？”面对恶意的诽谤，小凯立刻还口，“谁打碎的，本来就是你打碎的嘛”。谁知这更加“激怒”了小吴，他靠近窗户指着小凯说“，你信不信我揍你！”看着小吴那么嚣张，小凯无力与其争辩，只能落下伤心且委屈的泪水……

这件事是典型的言语欺凌，并有社交欺凌的成分。言语欺凌常常伴有讥讽、嘲笑与威胁；社交欺凌则伴有排斥、羞辱、谣传等行为。<sup>[27]</sup>与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相比，言语欺凌和社会欺凌更为普遍。加拿大学者 Vaillancourt 的调查显示，在遭受欺凌的中小學生中，分别有 50.8% 和 37.2% 的人受到言语和社会欺凌，而受到身体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比例仅分别为 31.4% 和 12.4%。<sup>[28]</sup>在言语的“威胁”和关系的“污蔑”中，受欺者小凯的心理遭受到严重伤害。加拿大学者 Mc Dougall 等人的研究表明，欺凌会引起焦虑、沮丧、抑郁等负面情绪，还可能导致学生对学校风气的消极看法，并强化对学校危险性的感知，进而产生逃避学校的心理。<sup>[29]</sup>根据小凯的回忆，他当时为了避免人少期间带来的校园欺凌，他曾一度在将近上课时才到学校。这些逃避现实的经历成为影响他后期成长的一颗隐性炸弹。Wolke 的研究显示，校园欺凌严重影响着儿童成年后的社会关系，如朋友交往问题、好朋友的缺席等。<sup>[30]</sup>这次“击碎”的诽谤事件给小凯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对小吴的疏离。在成人后，小吴或许早已忘却当时的欺凌行为，但在小凯的心里却是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和解不开的心结，成为阻碍小凯与小吴后期交往的“绊脚石”。不

仅如此，这一交往障碍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小凯与其他人的交往。Mc Dougall 等人的研究认为，欺凌会影响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如降低自我价值、自尊和社会自我效能感。<sup>[31]</sup>由于害怕蓄意的恐吓和无端的诽谤，在整个青春期，小凯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不愿与人交往，非常自卑；在成人后，虽然有所缓解，但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以至今日，小凯并不认为他有所谓的“好朋友”。尽管这次“简单”的欺凌事件不是小凯交往障碍的决定性因素，但至少成为一个隐性的心理因素，再加上其他类似欺凌事件的积累，注定在小凯的心里堆积成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影响着其顺畅的人际交往。

## （二）“权威”的失信——“报复”的鞭打

权威（authority）的拉丁文是 *auctoritas*，含有尊严、力量、权力的意思。权威是指在实践中产生的最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某个人、某种思想或某种组织在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得到公认的地位，都具有权威的意义；权威具有政治、经济、道德、科学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影响范围。<sup>[32]</sup>在社会组织中，“权威”可以是机构中得到公众认可的组织管理者，也可以是某个有影响力的公众模范，因此，“权威”意味着得到组织中个体的广泛信任。但是，在小凯的眼里，有时“权威”并不一定使人信服。例如，他认为在单位关系中，与“管理者”的交往应保持一定距离，“管理者”不一定会保护“弱者”；并认为组织中的一些“模范”有时也会有恶的行为，因此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这种对“权威”的失信也是社会交往障碍的表现之一，显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小凯儿童时期受到欺凌的事件有关。例如，在小学期间一次“告状”后的报复性“鞭打”使他对学校的权威丧失信任。

事件发生在小学四年级：由于校区整合，小凯四年级就读于离本村较远的另一所小学。欺凌者大马和小马都是该村的孩子，和小凯在同一个班级，且小马的爷爷是该校校长。当时每逢周末，老师都会布置很多作业。而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包括小马）就会将他们的作业本硬性“塞”到小凯的书包里，让小凯帮着完成，少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终于有一次，小凯不堪重负，尝试打破“规则”，并在周一回来将小马的作业本交到他爷爷即校长的手中。事情在当天下午就有了“报应”。肯定是小马遭到了他爷爷的训斥，他要将这种训斥“转嫁”到小凯身上。下午课间，小马把小凯拖曳到校园的围墙外。此时，小马的“好伙伴”大马正在拿着一条橡胶“三角带”（下文称鞭子）等着小凯的到来。大马平时常常扮演“路见不平”的“出手者”，而此时却成为小马的“保护神”。在小马将小凯的身体姿势摆好后，大马便扬起手中的“鞭子”在小凯的屁股上重重地连打几下，嘴里还说“叫你告状，叫你告状……”，同时小马也在旁边应和着。小凯回忆到，“当时我的肉体是疼痛的，但我的心更是在流血”，“这是在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身体虐待，它使我的人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衅，当时想死的心都有”。

这一事件是典型的身体欺凌，然而其造成的影响却不仅在于身体伤害。有证据表明，欺凌对人们社会的影响强于对身体的影响，相对于身体痛苦而言，情绪更容易紧张和痛苦。<sup>[33]</sup>神经

影像学的研究表明，社会性痛苦和身体性痛苦基于共同的神经网络，而身体性痛苦又会转化为社会性痛苦。<sup>[34]</sup>大马手中的“鞭子”在当时刹那间产生的是身体疼痛，但伴随着身体疼痛而来的更多的是自尊的丧失、自我价值的怀疑以及社会信赖感的遗失等。本着助人的心态帮助同学做作业而赢得的尊重在“鞭打”之后立刻化为泡影，本着对校长的信任但却遭到更加严厉的报复，本着对大马同学“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崇拜同样随即消失。

曾经的“历史”事件或许就在发生的那一刹那扭曲了小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为他并没有把发生的欺凌事件及时地告诉老师和家长，因此也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援助和心理疏导。Pellegrini 的研究认为，受害者的自我报告是识别校园欺凌的主要方法，<sup>[35]</sup>但很多学生并不情愿报告自己受到欺凌，因为他们一方面担心产生负面的影响，如遭到报复，<sup>[36]</sup>另一方面也担心成人的无效反应。<sup>[37]</sup>荷兰学者 Fekkes 的研究显示，当老师知道欺凌事件后会出面制止，但通常情况下欺凌行为依旧存在甚至更加糟糕。<sup>[38]</sup>事实上，对于“鞭打”之前的“塞作业”行为，小凯已经通过向校长“告状”的方式尝试自救并进而希望获得援助。

尽管校长在最后做出了反应，但其效果是不彻底的，反而使事件的进展更加悲剧。为此，树立在小凯面前的最后一道“信任墙”被彻底催倒。在小凯的心里，“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权威者，本来应该起到弱势学生保护伞的角色，但当本着对“校长”信任的初心去寻求援助时，却遭到更加严重的欺凌。同时，身强力壮的大马平时在小凯的心中也是所谓的“男神”，然而在欺凌中却成为小马的“帮凶”，这种“模范者”的形象也随即在小凯的心里倒塌。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事件中还使用了“鞭子”。“鞭子”在古代是权力政治的工具，用来惩戒“权威”和“规则”的违背者。在此次“鞭打”中，小凯成为“不正当规则”违背者的规训对象，进而隐性地折射出不正当“权威”的使用。对于“管理者”、“保护神”、“惩戒工具”的失信逐渐成为影响小凯成人后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并进而影响到他对组织关系中“权威”的态度。

### （三）“害羞”的膀胱——“小便”的阻拦

害羞膀胱综合症（Shy-bladder syndrome），是指在他人易出现的公共厕所里无法正常小便，有时甚至在自己家里当客人来访时也无法正常排尿。<sup>[39]</sup>这一症状对有些人来说也会发生在移动的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上。小凯目前患有严重的“害羞膀胱综合症”，在公共厕所里只要有旁人在旁边站着就非常紧张，尤其是当熟人在场时是根本无法正常小便。因此，小凯最担心的就是去人流量较大的厕所，平时在工作场所也尽量避开“小便高峰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只能“藏”在隔间里进行。国际害羞膀胱症协会（International Paruresis Association）创始人和时任主席 Soifer 等人认为，患有害羞膀胱综合症的人可能面临着社交、旅行和工作痛苦。<sup>[40]</sup>为此，小凯在国外访学期间曾咨询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并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治疗，情况有些好转，但回国后又重新复发。研究显示，造成这种症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个体有在厕所里被戏弄或骚扰的经历。<sup>[41]</sup>小凯的“害羞膀胱综合症”恰恰就源于其在高三时受到的“小便”欺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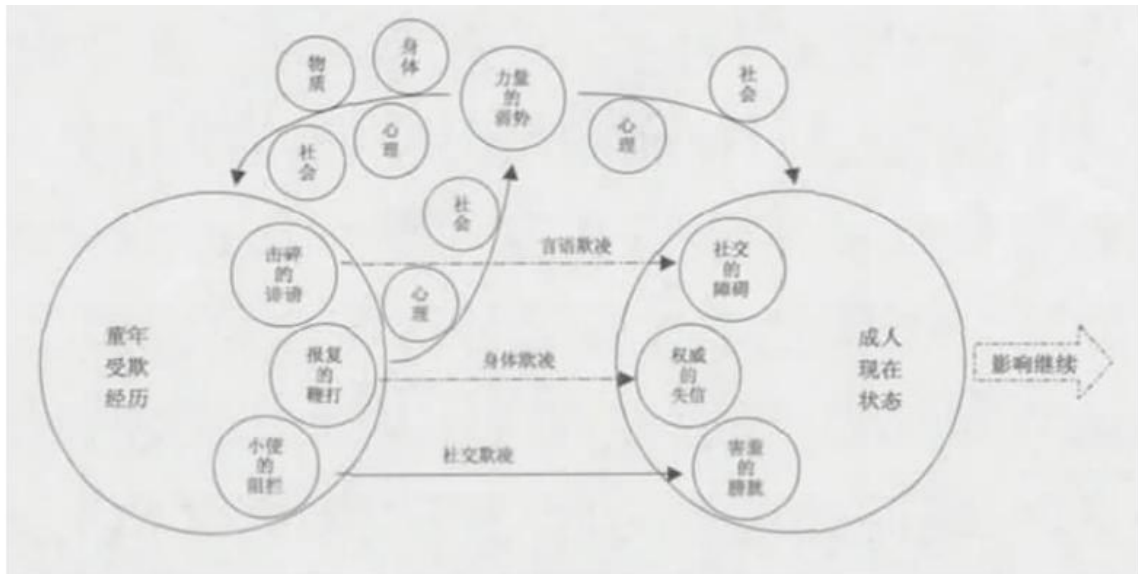
事件发生在高三年级：由于当时高中的条件比较简陋，全校 3000 名左右师生仅共用一个露天厕所，尤其是在课间的时候，众多师生集体抢占厕所便成为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以便所有人必须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地解决“小便”。在厕所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境就是，站在一排同时小便，不能有任何等待的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由于处于同一个班级，上下课时间一致，路线也相同，因此小凯和小张经常在厕所里遇见。有一次，小张正好和小凯挨边站着小便，但小张很快结束，他看着小凯还在继续，就直接过去拉扯小凯的胳膊，并试图阻止小凯正在进行的小便。由于是第一次遭阻，最后小凯还是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小便。或许从中找到了一些成就感，小张在以后的两三周内就变本加厉地实施这种欺凌行为，从而引致小凯的小便越来越困难。最后，小张甚至蓄意尾随着小凯上厕所。就这样，在小张的反复阻止中，小凯已经不能在集体环境下正常小便，最后只能在将近上课或已经上课的时候独自一个人上厕所。

这一事件是典型的社交欺凌。在欺凌过程中，小张利用其与小凯的熟悉关系对其施加间接的身体欺凌。在校园欺凌中，学生的受凌经历会增加躯体反应的风险，<sup>[42]</sup>甚至导致生物神经紊乱<sup>[43]</sup>等身心反应。当小便遭到情境性阻拦时，大脑神经会做出应激反应，进而引致尿道括约肌的紧张，最终不能正常小便。因此可以说，小张在高中的“小便阻拦”是造成小凯患有害羞膀胱综合症的直接原因。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在这次“小便阻拦”的欺凌事件中，为了规避小张造成更大的伤害，小凯对小张的阻拦行为做出神经性应激反应，并选择回避“自然排尿”行为，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应激反应。英国学者 Oliver 等人的调查显示，随着年级的增长，受害者向老师告校园欺凌的比例会越来越少，这并不是由于成人的无效反应，而是学生们不想向成人泄密；<sup>[44]</sup>或者他们应付欺凌行为的技能有所提高。<sup>[45]</sup>对于这一欺凌，小凯由于各种资源的弱势并没有可行的应付策略，但又不想将这种相对隐私的事情向班主任泄露，加之他小学时期也有“告状”后反遭“报复”的痛苦经历，因此小凯并没有向老师报告这件事。正是这样的“保持沉默”和“一忍再忍”使得小张的欺凌变本加厉、明目张胆，进而导致小凯的“心理应激反应”进一步强化和顽固，并逐步延伸到其他熟人、陌生人乃至移动的交通工具情境中。久而久之“害羞膀胱综合症”成为伴随小凯以后日常工作、生活的一个主要顽疾，严重影响着他的社会交往。如果说前两个欺凌事件（“击碎”的诽谤和“报复”的鞭打）与小凯后期的行为状态有着一定相关的话，那么此处的“小便阻拦”则是害羞膀胱综合症的直接原因。

##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受欺者个案为研究对象，以小凯儿童时期经历的三次典型案例为样本，通过分析校园欺凌的背景、过程和结果，试图与现在的三种生活状态建立联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如图所示）：



### 1.力量的弱势是伴随受欺者的关键要素

力量的不对等性是校园欺凌不同于其他攻击行为的一个主要特点，且受欺者一般都处于弱势的一方。在三次典型的欺凌事件中，小凯都属于明显的弱势方。在校园欺凌中，力量的不对等表现在身体、心理、物质、社会等方面。<sup>[46]</sup>其中，在身体方面，小凯在中小学时期一直比较矮小瘦弱，相比于身材高大的小吴、小马、大马和小张，显然没有抵抗的力量，只能选择被动的接受欺凌。在心理方面，意味着欺凌者比受害者拥有更多的朋友、更高的身份和威望以及更为便捷的资源，<sup>[47]</sup>这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在欺凌事件中，小吴、小马和大马的家就在学校附近，与离家较远的小凯相比，他们拥有更加便利的地理资源和人脉资源为他们提供“后台”支撑；同时，大马和小张拥有更多的朋友和同伴影响力，可以有更多地人来为其“撑腰”，以致少有小凯无力抵抗；此外凯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弱于欺凌者，因此也就很难与他们打心理战。在物质方面，小凯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在衣着、学习用品方面都明显处于弱势，而欺凌者小吴由于家里经营商店而表现出物质富有的态势，从而为其提供了足够的自信心。

### 2.欺凌“历史”与成人“现在”存在一定关联

基于福柯的谱系学研究范式，儿童时期的欺凌事件成为小凯当今成人生活状态的“谱系”，这可能支配他“现在行为”的“历史地平线”将更有助于理解其现在的生活状态。曾经的历史欺凌事件不仅对小凯当时的身心造成较大的伤害，而且也影响了他以后成人时期的生活状态。尽管 Mc Dougall 等人的研究认为，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多元的，并不是所有的受欺凌儿童都会成

长为受伤的成人，经历相同欺凌行为的个体也并非导致相同的结果，可能还会受到诸如个人性格、家庭等因素的影响。<sup>[48]</sup>例如，在本研究中，小凯性格的弱势或许是影响其儿童时期受欺与成人时期生活状态之间关系的第三变量。Fekkes 的调查研究指出，一些心理脆弱者（抑郁或焦虑）容易面临被欺凌的危险，但同时他也认为，很多受欺凌者更容易产生新的身心问题。<sup>[49]</sup>在本案例中，如果没有儿童时期的欺凌行为，小凯或许就没有“现在”的某些消极状态。因此，可以说，儿童时期的欺凌“历史”与成人时期的“现在”状态存在一定相关。

### 3.受欺后的心理阴影难以在成人后消除

校园欺凌具有严重的可持续性，一旦受害，永久受害。就像一位国外受害者在接受有关研究者的访谈时所描述的那样，“我感觉他们（欺凌者）用一根木棍打了我整整 42 年”<sup>[50]</sup>尽管“木棍”是个隐喻，但足可以看出儿童时期的欺凌对他造成的深远伤害。小凯成人期的“行为状态”很可能将伴随他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以“害羞膀胱综合症”为例，作为一种顽固的生物神经功能性紊乱症状，难以得到根本性消除。尽管他在英国接受了为其两个月的专业心理疏导与治疗，但也仅是在短期内和特殊环境下有效。当他离开人烟较为稀少的西方城市，来到中国现代化的大都市，在集体的会场、车站以及工作场所，都会遭遇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厕所，再加上好客的中国人的“厕所交往文化”，很难使他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来解决问题，进而使他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此外，由于“击碎”的诽谤、“报复”的鞭打等一系列欺凌事件所带来的交往障碍已经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性格，也将伴随小凯的一生，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 （二）研究建议

### 1.对研究者的建议

对于我国研究者而言，应加强对校园欺凌受害者的跟踪研究，并尽可能地拉长到成人时期。在西方，最早的校园欺凌实证研究开始于 1970 年代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sup>[51]</sup>且近年关于校园欺凌的跟踪研究包括对成人生活的影响研究也逐渐增多。<sup>[52]</sup>但我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是从 2016 年左右才刚刚开始，且现有研究仅限于现状调查、原因分析、策略提出的传统研究范式，极少涉及长期的跟踪研究，就校园欺凌对成人生活影响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只有关注长线的研究，才能了解校园欺凌对个人成长的更为深远的影响，进而提出干预策略。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引起各位研究者的重视。

### 2.对实践者的建议

对于中小学实践者而言：其一，关注力量弱势者。学校管理者与教师应对那些性格脆弱、身体残弱、经济弱势、社会资源困乏者等边缘群体进行倾斜性关照，努力和他们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因为积极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提高学生报告欺凌的可能性，<sup>[53]</sup>进而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将后果的影响降到最小化。其二，与力量强势者保持积极的沟通。校园欺凌中的强势者往往具有优越的身体、心理、物质、社会等资源条件，他们往往会利用这些资源行使“不轨”



的行为。因此，应关注他们的同伴关系、社会资源，对一些相对异常行为及时合理地进行疏导，不宜采取过激的惩罚行为，以免造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其三，加强对校园隐蔽时空的监控力度。校园欺凌的隐蔽性要求学校在空间监管方面无死角，即对从厕所、宿舍到学校围墙外各个可能发生欺凌的地域空间都要严防；在时间维度上应无窗口期，应加强午间、晚间的巡逻力度，严捕“漏网之鱼”。此外对于社会服务者或社工人员而言，应关注成人生活的多元“现在”状态，并尝试从校园欺凌的视角打开影响成人“困惑”的另一扇“历史”性窗户。

### 参考文献：

- [1][3][6][27]Hymel, S., Swearer, S. M.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An Introduc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5, 70 (4) , 293-299.
- [2]Ttofi, M. M., Farrington, D. P., Lesel, F., Crago, R. V., & Theodorakis, N. School Bullying and Drug Use Later in Life: a Meta -analytic Investigation[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Schoo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6, 31 (1) , 8.
- [4]杨书胜,耿淑娟,刘冰.我国校园欺凌现象 2006-2016 年发展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 458-460.
- [5]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EB/OL].[http://news.youth.cn/jsxw/201705/t20170521\\_9827602.htm](http://news.youth.cn/jsxw/201705/t20170521_9827602.htm).2017-05-20.
- [7]Scholte, R. H., Engels, R. C., Overbeek, G., de Kemp, R. A., & Haselager, G. J. Stability in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ocial Adjustment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7, (35) : 217-228.
- [8]Swearer, S. M., & Hymel, S.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Bullying: Moving Toward a Social-ecological Diathesis Stress Model[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5, 70 (4) , 344-353.
- [9] [18] [29] [31] [48] [52]McDougall, P., & Vaillancourt, T. Long -term Adult Outcom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athways to Adjustment and Maladjust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5, (70) : 300-310.
- [10]高岫,闵文斌,常芳,史耀疆. 农村初中生校园欺凌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36 (2) :60-67,155.
- [11][43][50]Vaillancourt, T., Hymel, S., & McDougall, P. The Bi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Peer Victimization: Understanding Why and How the Effects of Bullying Can Last a Lifetime[J]. *Theory Into Practice*, 2013, (52) : 241-248.

- [12]Lereya, S. T., Winsper, C., Heron, J., Lewis, G., Gunnell, D., Fisher, H. L., & Wolke, D. Being Bullied During Childhood and the Prospective Pathways to Self-harm in Late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3, (52) : 608-618.
- [13]Klomek, A. B., Sourander, A., & Gould, M. The Association of Suicide and Bullying in Childhood to Young Adulthood: A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Research Findings[J].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0, (55) : 282-288.
- [14]Stapinski, L. A., Bowes, L., Wolke, D., Pearson, R. M., Mahedy, L., Button, K. S., . . . Araya, R. Peer Victimiz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and Risk for Anxiety Disorders in Adulthood: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14, (31) : 574-582.
- [15]McGee, T. R., Scott, J. G., McGrath, J. J., Williams, G. M., O'Callaghan, M., Bor, W., & Najman, J. M. Young Adult Problem Behaviour Outcomes of Adolescent Bullying[J].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 2011, (3) : 110-114.
- [16]Sourander, A., Jensen, P., Rønning, J. A., Elonheimo, H., Niemelä, S., Helenius, H., . . . Almqvist, F. Childhood Bullies and Victims and Their Risk of Criminality in Late Adolescence: The Finnish From a Boy to a Man Study [J].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07, (161) :546-552.
- [17][26][30]Wolke, D., Copeland, W. E., Angold, A., & Costello, E. J. Impact of Bullying in Childhood on Adult Health, Wealth, Crime, and Social Outcome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 : 1958-1970.
- [19]Foucault, F.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C]. In D. Bouchard (Ed.) ,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 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M].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9, 164.
- [20]余虹.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福柯哲学的精神态度与内在空间[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6) :63-70.
- [21]Popkewitz, T. S., Khurshid, A. & Zhao, W.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the Reasons of Reason: Historicizing Differences and “Seeing” Reforms in Multiple Modernities[C]. In L. Vega (Ed.) , *Empires, Post-Coloniality and Interculturality*[M].2014. 21-43.
- [22]Foucault, M. What is Enlightenment?[C]. In P. Rabinow,*Foucault Reader*[M]. New York, 1984. 32.

- [23][35]Pellegrini, A. D. Sampling Instances of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School: A Methodological Comparison[C]. In J. Juvonen & S. Graham (eds.) , Peer Harassment in School: The Plight of the Vulnerable and Victimized.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001.125-144.
- [24]朴永馨.特殊教育辞典[Z].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6:340.
- [25]杨治良,郝兴昌.心理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 [28][34]Vaillancourt, T., Trinh, V., McDougall, P., Duku, E., Cunningham, L., Cunningham, C., ... Short, K. Optimizing Population Screening of Bullying in School-aged Children[J].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010, (9) : 233-250.
- [32]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504.
- [33]Chen, Z., Williams, K. D., Fitness, J., & Newton, N. C. When Hurt Will Not Heal: Exploring Capacity to Relive Social Pai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19) : 789-795.
- [36]Cortes, K. I., & Kochenderfer-Ladd, B. To Tell or Not to Tell: What Influences Children's Decisions to Report Bullying to Their Teachers?[J].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4, (29) : 336-348.
- [37][44][53]Oliver, C., & Candappa, M. Bullying and the Politics of Telling[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7, (33) : 71-86.
- [38]Fekkes, M., Pijpers, F. I. M., Verloove Vanhorich, S. P. Bullying: Who Does What, When and Wher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Bullying Behavior[J].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2005, (20) :81-91.
- [39]Soifer, S., Himle, J. & Walsh, K. Paruresis. A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Approach[J].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2010, 49 (5) , 494-507.
- [40]Soifer, S., Zgourides, G.D., Himle, J., & Pickering, N.L. Shy Bladder Syndrome: Your Step-by-Step Guide to Overcoming Paruresis [M].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2001.
- [41]Nall, R. Shy Bladder (Paruresis) [EB/OL]. <https://www.healthline.com/health/shy-bladder>. 2017-07-24.
- [42][49]Fekkes, M., Pijpers, F. I., Fredriks, A. M., Vogels, T., & Verloove-Vanhorick, S. P. Do Bullied Children Get Ill, or Do Ill Children get Bullied?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Health-related Symptoms[J]. Pediatrics, 2006, (117) : 1568-1574.
- [45]Olweus, D. Bullying in School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M]. Oxford: Blackwell, 1993.

[46]Vaillancourt, T., & Hymel, S. Aggression and Social Statu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ex and Peer-valued Characteristics [J]. *Aggressive Behavior*, 2006, (32) : 396-408.

[47]Rodkin, P.C., Espelage, D. L. & Hanish, L.D.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Bullying: Developmental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J].*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5, 70 (4) : 311-321.

[51]Olweus, D. *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 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M]. London, UK: Hemisphere, 1978.

选自《教育发展研究》2019.22